



徐式平 王义山 梅振元

她是美丽的

她是美丽的

徐式平 王义山 梅振元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他是即将被提升为部长的厂长，周围立即结起一张阻止他上去的网。

她是他的妻子，端庄美丽，却被人诬为不贞，除了漂洋过海，她还有其它路吗？

他俩和她俩是错过了三十年的鸳鸯，能否重新组合？

还有她和他……

小说中的许许多多的人物，都搏击着生活的激流，也都有着各自的感情纠葛，从而弹拨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。

她是美丽的

Ta Shi Mei Li De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319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4 $\frac{3}{4}$ 插页2

1992年1月北京第1版

199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,430

ISBN 7-02-000926-3/I·924 定价 5.90 元

1. 他坐下刚拿起筷子，就见桌对面坐的 是二十多年前的未婚妻

风华厂招待所食堂正开晚饭，客人们排成三队买饭。

高奇环买完饭菜，端着走向圆饭桌。他坐下刚拿起筷子，就见桌对面坐着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未婚妻——王丽艳。

丽艳只顾吃饭，没有去看周围乱哄哄的那些不相识的人。

真是她？奇环痴呆呆地望着丽艳。

高奇环的哥哥叫高宝环。兄弟俩是双胞胎。王丽艳的姐姐叫王丽萍。姐妹俩是一对双儿。解放前这四人同在一个中学读书。哥哥爱上了妹妹，弟弟爱上了姐姐。解放后，兄弟二人向父亲表明，打算结婚。

熟读诗书的老父亲不答应，说以此联姻乱了伦理，结婚后怎么称呼？是叫大哥还是叫妹夫？是叫弟妹还是叫大姐？老父亲的意思是：哥哥娶姐姐，妹妹嫁给弟弟，这样才象作诗一样，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”。老夫子找到女方的父亲，说明了依次排座的道理。女方的父亲听老夫子讲

得有经有典，欣然赞成。

哥哥高宝环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孝子，自然唯命是从；姐姐王丽萍深怕违父命闹得满城风雨，便听凭了“天对地”。

老二高奇环对老父亲下了一场“雨”刮了一阵“风”，之后便跑到辽阔的“大陆”、飞进无垠的“长空”了，无影无踪。

女老二王丽艳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夫变成了姐夫。

高奇环逃离家乡后，一直怨恨老父亲的“天对地”，也一直怨恨哥哥高宝环的百依百顺，还一直怨恨王丽萍的“三从四德”，可他觉得对不起丽艳：没讲明道理，也未与之商量，就逃离了，如果丽艳一直在等待，岂不活活地坑害了一个姑娘！当然，这二十多年来，他不知道父亲是否还在世上，也不知哥哥和嫂子（他多么不愿意叫她嫂子啊！）生活得是否幸福，更不知道丽艳是在怎样地生活。

丽艳还没注意桌对面的奇环，吃完了饭菜，端起碗盘正要送去刷洗，听到一个男人呼唤着她的名字。她扫视了周围的人，没发现熟人，正在奇怪，突然发现桌对面长着张飞式胡子的人在呼唤她。在这一瞬间，她先是奇怪的一怔，随即感到似曾相识，继而认出是二十多年前的未婚夫。一霎时，胸中的波涛汹涌起来，哀怨的泪水成串地滚出来，她伏在饭桌上，抽泣起来。仿佛几十年的坎坷与不幸，都是由于被他遗弃而引起的，委屈一古脑儿地奔腾出来。

食堂服务员惊疑地望着他们。

“丽艳，到我的房间去。”

“你还没吃饭！”

“等饿的时候再说吧！”

他俩离开餐厅，上了二楼，进了二一八房间。房间里铺着地毯，一张明亮的大写字台，一张宽得近于双人床的单人床，一对黑色的皮革包的单人沙发，还有一个深紫檀色的衣柜。

丽艳听说过，这是招待所最高级的房间，是风华厂五十年代初建厂时为苏联专家准备的。她不由地重新从头上到脚下打量了一下奇环：两三个月没理过的长长的分发，劳动布的工作服上衣，早已失去裤线的黄呢子裤子，脚上穿着翻毛的高鞣大皮鞋。她忽地意识到，奇环就是人们在午饭时小声传说的、国防科委火箭研制部门派来的代表，催促风华厂研制火箭上天的燃料——超细粉。

奇环请丽艳坐在沙发上，自己坐在床边。为了掩饰窘态，他从茶几上拿起小刀和一只苹果，为丽艳削果皮。

天哪！进了房间后他们还没说一句话。他们说什么呢？二十多年了，他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。

丽艳接过苹果，微微地咬了一口，细细地咀嚼，边思考着说什么和怎样说。

“你知道吗？你的哥哥在这里。”

“就在这个工厂？”

“不！是市里管这个厂的局长。”

“一帆风顺！”

“你的那个嫂子……当然和他在一起。”

“丽萍好吗？”

丽艳心中立即涌起一股酸溜溜的液体。她矜持了一下，避开了“好”与“不好”的问题，说道：“大夫。三个孩子了。”

高奇环明白了。他低下头削第二只苹果。

“你的爸爸早就去世了。”

“喔。”

又沉默了。奇环深思着丽艳为什么要早早地说出父亲去世的消息。搞“天对地”的人去世了，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。难道，还有可能回转到以前的情景吗？他随即否定了这一思念。她知道我现在是独身？她怎么会知道呢！再说，丽艳怎么会至今还没结婚呢！……他控制住自己的胡思乱想，放下了未削完的苹果，拿出烟盒，点燃一支烟，象一个有过错的人，不肯坐在另一个沙发上。

丽艳好象被一种欲念所驱使，单刀直入地问道：

“你的夫人漂亮吗？”

“漂亮！”

丽艳脸上立即升起嫉妒的红晕。

“她光荣地牺牲了！”

“原来咱们俩都变成了光杆司令！”

是惊叹，也是感到奇巧，还夹杂着理不出头绪的喜悦，丽艳几乎是喊叫地说出了这句话。话音刚落，她便感到失态和那种“喜悦”有失检点。她拿起奇环的烟盒，抽出一支，点燃了，慢慢地吸着。

奇环看到丽艳吸烟，不由得一怔。从她吸的这支烟中，他好象看出了丽艳这二十多年生活的不幸和深藏的痛苦。一个女人常常是在苦闷、忧愁的困扰中才学着吸烟啊！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难道二十多年前自己抗拒的事情，今天却要变为现实？

他俩沉默着，思考着。

丽艳首先打破了沉寂：

“我给你哥哥打个电话，你不反对见见久别的哥哥和嫂子吧？”

“不反对！不反对！”

丽艳走到写字台旁，拿起电话耳机，请总机要外线。

“喂！高局长公馆吗？”丽艳有意这样尖刻地说，“我找高局长。”

接电话的是风华厂轧板车间副主任沈大鑫，外号叫“家拿大”，是高局长的老部下。“高局长和夫人去桂林疗养去了，我给他们看家，”他没说照看两位念书的公子、小姐，“有事请半个月后再来电话吧。”

厂保卫处和派出所的两位带枪的人敲门后走了进来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根据上级指示，落实一下您的安全和保密问题。”

丽艳只得告辞。

“丽艳！”奇环急忙喊住走到门口的丽艳，“你住在哪？”

“三楼，三二一。”

“你来风华厂办事？”

“不！我是从外地要调回风华厂，正在办调转手续。”丽艳稍微顿了顿又大嗓门地说，“其实我在南方的轧钢厂工作得很好，是顶呱呱的成本会计，人家不肯放我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是为了复婚。”她看见奇环眼睛闪着惊疑的光波，便故意轻松地笑了笑：“时代的误会！他当了老‘右’，我和他划清了界限；听说他‘改正’了，我打算消除界线。不过，尚未正式谈判。”她爽朗地笑起来，好象在说：请看，我依然保持少女时的天真、无畏、坦诚！

她转过身蹬蹬蹬地跑上了三楼。

2. 她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少妇，一下子变得象枯老的树干，痴痴呆呆地站立在地面上

风华厂是万名职工的大厂，生产轻合金材料。建国后，我国自己制造的翱翔在蓝天的“银燕”，其美丽的躯体，就是风华厂生产的轻合金板材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风华厂是亚洲最大、最先进的轻合金厂家。那时，职工们是自豪的。到了八十年代初，风华厂还是亚洲最大、最先进的轻合金厂家吗？万名职工们还自豪吗？

今天，厂内各车间的门口、办公楼和食堂的门旁，都贴上了大红纸——《招贤榜》。大意是：火箭上天，急需超细粉末，厂党委决定在原细粉车间的基础上大大扩建。生产超细粉是危险的，但任务是光荣的，希望有志献身“四化”的工人、科技人员踊跃报名。

对《招贤榜》的反映是冷淡的。厂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世界上所有生产超细粉的工厂，没有不出爆炸事故的。外国的不说，就风华厂来说，为了庆祝“东北的新曙光”——黑

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，突击生产礼花的原料，细粉车间就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。杨金枝等一些同志的丈夫、妻子，便是在这次爆炸中牺牲的。

杨金枝在车间门口一看到《招贤榜》，便不由地想起过世的丈夫。她没有看完《招贤榜》便抹着眼泪进了轧板车间。她清楚地记得：抱着刚刚满月的小女儿，象疯了似的，在爆炸后的一片废墟上，寻找着丈夫的尸体；然而，到哪里去寻找呢？每位牺牲者的尸体全都不见了，只有一小块一小块血肉模糊的残肢……

仅仅几天的工夫，她满头油汪汪的秀发变成了黯灰色，笑容从她的苹果般的面庞上消失了，就连那漾溢着欢乐的酒窝，也如同灌注了铅，死板板地显示着悲伤。以前她是那么喜欢唱歌，细粉爆炸象炸断了她的气管，人们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，连哄着小女儿入睡的摇篮曲也唱不出来了，只能用唉声叹气催女儿入睡。她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少妇，一下子变得象一棵枯老的树干，痴痴呆呆地站立在地面上，忍受着风风雨雨，只是为了让托在手心上的三枚小果子长大成熟。她把破碎了的心铜在一起，完全给了孩子。小女儿到了五、六岁的时候，不管是炎夏还是严冬，她都背着女儿上下班。她越是累得喘不过气来，才越觉得精神上有了安慰，好象她的丈夫在大路旁看看她，好象她听到了丈夫的感激和赞扬。

如果人们看了《招贤榜》后血液在沸腾，那么，当转过身见了杨金枝后，便立即冷却下来，而且会不寒而栗。

杨金枝急匆匆走进车间，一屁股坐在仪表台上。她闭上眼睛，心中默念着：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！三个孩子都长大了，大女儿在子弟小学当老师，儿子在厂食堂工作，小女

儿已经上了中学。……她心潮平静了，这才睁开眼睛，注视着面前仪表表针的跳动，记录着机器运转的脉搏。可是，她立即觉得全车间的人今天都在偷偷地望着她，还好象听到了人们都在说着她的名字和她的不幸。她明白了，人们把她和《招贤榜》联系在一起了。她不敢把眼睛离开仪表，怕看见同伴那怜悯的目光。怜悯的目光，只能激起她回忆往事，往事只能使她肝肠寸断。她心神不安地坐在椅子上，头部不敢动一动。她自己都感觉到了，此刻完全象一座石像。

与她背对背坐着的，是赵晓华，她监视着另一组仪表。她是风华厂厂长赵民的独生女，头发用橡皮筋儿扎成两把小刷子，头发上压着一顶褪了色的蓝布工作帽，穿着一套肥大的劳动布工作服。与中年妇女相反，当有人问她的年纪时，她总是说二十三，实际才十九岁，在青年工人中，好以小大姐自居。她完全看清了人们对《招贤榜》的冷淡反应，为当厂长的爸爸着急。

杨金枝听到了背后赵晓华惊喜的声音：

“崔师傅，你手里拿的是报名申请书？！”

“我可不忍心让老婆守寡！”

“那你手里拿的啥？”

“领工具的条子。老婆守寡，太难了，象杨……”

杨金枝没有听到后面的话，可她能猜出，崔师傅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她知道人们把她当成镜子，当成了“样板”。她多么盼望能听到已经有人报名的消息呀，可是，一点儿也没听到。背后的赵晓华把旧木椅子扭得咯咯吱吱刺耳响。她知道晓华是个孝顺的姑娘，替父亲着急，很想转过身子宽慰她几句，可是说什么呢？自己是个不吉祥的样板。整整一上

午，她不用说讲话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午休的时候，她真不想去餐厅吃饭，怕更多的人望着她，议论她；可是，她没有带饭，不能不去餐厅。她故意在车间多坐一会儿，待用餐的高潮过去后，再去餐厅。她买完饭后，选个僻静的角落，面向着墙壁坐下。是别人的声音大了呢，还是她今天的神经过于敏感？她不断地听到“老婆”

“守寡”等字眼儿。她咽不下去饭了，匆匆离开餐厅。哪儿不被人们注视呢？到哪儿去呢？她忽然想到，此时到医务室去，午休时间没有人去看病。

她进了医务室，走廊里有两条供患者候诊时坐的长条大椅子，空空的没人坐。她坐在椅子上，觉得这儿是最清静的地方。她听见诊室里的医生和护士玩扑克的嘻笑声：

“胖大夫输了，钻桌子！”

“钻，快钻！”

一阵胜利者敲击桌子的咚咚声和哄笑声。……平静了，大夫和护士又在分抓着扑克牌。杨金枝轻松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忽然，她听到了女谢大夫问护士小邹：

“小冯又和你干仗啦？”

“哪呀！刚才吃饭的时候，小冯说他想报名。我能不和他干仗吗？我可不愿意当第二个杨金枝！”

金枝再也坐不下去了，她低着头，象有了过错似的，向车间走着。走着走着，她又听到了人们在背后议论她：

“……苦神！……”

3. 只能期待明天了！可明天是可怕的可喜可贺的呢

象等待着热恋中的姑娘！虽然办公大楼里的干部都下班了，厂长赵民还不肯离开自己的办公室。他眼巴巴地看着电话，盼望着铃响，传来劳资科关于报名搞超细粉的喜人消息。可是电话铃响了多次，都不是劳资科打来的。他又眼巴巴地盯着办公室门，期待着报名者走进来。可是，推门进来的人不少，却全不是报名者。只能期待明天了！可明天是可怕的可喜可贺的呢？如果明天仍是无声无息，那么，后天将会如何呢？他只得推想着人们今天看了《招贤榜》后，有了献身于“四化”的决心，下班后与家人团聚时，充分地商讨，得到亲人的批准，第二天便开始报名。他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，因此，明天一定是鼓舞人的。

风华厂的一把手是位老八路，是个孤老头子，因病在厂职工医院治疗。有人说老头子是故意“交权”，看赵民的跟头能翻到哪儿。

本来是“风平浪静”的，赵民这二把手的皮椅子坐得很

稳当。自从两个月前部里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改革的厂长座谈会，赵民有一个精彩的发言，一位副总理甚是赏识。于是，“风”刮出来了：赵民要升为副部长。

衷心祝贺者，有之；

盼望他腾出空椅子，从而“填补”空缺者，有之；

眼红，想方设法拆梯子者，有之；

为主管副总理担忧者，有之；

……。

赵民象河里的一条大鱼，一张张网对准了他。

办公室主任向赵民报告：一车间、三车间、七车间、十车间的一把手“病”了，送来了诊断书，在家养“病”。

基建处长报告：今年的两万平方米职工住宅的计划要落空，搞不到足够的钢材、木材、水泥。职工骂娘也得顶着，尽快修改计划。

行政处长报告：订购的三辆大型职工通勤客车，人家不能按合同交货，因为咱们厂的供销处把人家的薄板订货给调整掉了。

宣传部长报告：市报和《冶金报》一连收到了几篇批评咱们厂向“钱”看的稿件，报社来核实……

政治部主任报告：百分之二十调工资，干部和工人盼了十几年，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得在会上划划框子。

生产处长报告：电业局来了通知，下月供电量要压缩百分之……

赵民被搞得精疲力尽。他吃在办公室，睡在办公室。

午夜，赵民被噩梦惊醒，再也睡不着了。他穿上衣服，走出办公大楼，无目的地在厂内走着。

他为什么走进了六车间？他自己也莫名其妙。这是个耗电量最大的车间之一。他看到所有的机器都在转动着，发出隆隆的响声。有的工人身下铺个草袋子，在水泥地上躺着，有的聚在一起坐在地上玩扑克；……这就是说，所有的机器都在毫无作用地空转着，其意义只在于按常规的消耗电量。这是赵民决定的，并签了字。他不知道这是犯罪吗？知道。生产处长报告，下个月的供电指标，是根据这个月的实际用电量进行压缩。如果不采取“措施”，下个月不用说超产、上超细粉，就连这个月的产量、产值也保不住。难题摆出来了，“措施”也提出来了，请厂长定夺。会有人告状，也会有人追究，可是赵民还是硬着头皮决定采取“措施”。

“就这样搞‘四化’？就这样浪费电？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！”赵民很怕工人围上来，这样质问。他转回身，想退出这个车间；可是，他马上问自己：既然进来了，又是工人不操作的时候，谈谈心不是好时机吗？如果我解释得好，很可能会减少告状者呢。于是，他又将身子转了回来。开口说什么呢？他想道：表扬他们坚守岗位？称赞他们浪费电有功，说我们理应如此搞“四化”？当然不能这样说。那么，完全回避这客观现实，扯些孩子、老婆的事？……他忐忑不安地向打扑克的人走去。

在全世界的工业史上，很难找出这样的一页：在机器隆隆转动时，工人们围在一起玩扑克，见到一厂之长来到身边时，毫不惊慌，居然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，把手中的扑克递给厂长，请厂长“与民同乐”。

“我看一会儿，你们玩吧。”赵民说罢蹲下身子。

人们无语地依次一张张地丢出手中的扑克牌，好象赵民

一下子将“兴趣”吸引走了，变得枯燥无味儿。玩扑克的四个人丢尽了手中的牌，得分的没喜欢，被打下台的没懊恼。其中一人在机械地洗着牌，象个机器人，似乎要永远不停地洗下去。

“厂长瘦了！”一个人望着赵民说。

“赵厂长的眼镜戴有年头了！”又一个工人望着赵民说。

第三个再说话就很可能是：“赵厂长，您姓赵吧？”

很明显，工人们也在回避现实。

青年工人李维宽瞅了赵民一眼，又低下头抠手指甲。

全都无话可说，好象彼此都不相识，大家是坐在候车室里，默默地焦急地等待那一再晚点的火车。

这是无言的批评。赵民想：“我这是犯罪呀！”赵民感谢这知心的、温暖的批评。“再不能这样干了！从明天起……”赵民很想说这句话，这句话也确实从心窝冲到了喉咙，可让牙齿给咬住了。他不能这样说，下个月要上超细粉，要把产量搞上去，他需要足够的电！赵民只好在这些无言的批评者面前垂下头。

突然，李维宽抬起头，脸上的肌肉抖动着。

“李维宽同志，你批评吧！”赵民仰起脸，望着呼的一声站起来李维宽。

李维宽身子猛地一转，背向着赵民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赵厂长，你回去睡觉吧！你明天还得照常上班。”

“我……睡不着。”

“那你就上别的车间——真正干活的车间——去吧！”李维宽说完一把抓起了垫扑克的花布缝制的坐垫儿，使劲儿

地掷向远处，又夺过洗扑克牌者手中的所有扑克，一古脑儿掷向远处。

赵民急忙站起来，想说什么，其他工人也站了起来，挽起他的胳膊，默默地走向车间大门。

赵民走出了车间。厂院是宽阔的。各个车间的玻璃窗都是明亮的，天空却显得黯淡。寥寥的几颗星，好象阵阵寒风掳走了它们身边的伙伴，它们在忧伤、惆怅。赵民脚下的大地在颤动，他知道这是巨大的汽锤在锻压着铝锭。几千台机器越是在夜深人静时越抖擞起精神。白天在厂院里，人们说悄悄话可以听得清清楚楚；夜晚的世界，厂院里却象是万马奔腾，犹如那古战场的战鼓和奔马混成一团的声音。这声音给人以激励，给人以冲杀的勇气。他回头望了望六车间，窗子仍是明亮的，大门口空无一人。他知道，李维宽他们再不会玩扑克了，到天亮下班还有五、六个小时，空空荡荡的，怎样熬过呢？一只自我谴责的鞭子，猛烈地抽打着他：为什么要把自己的“忍辱负重”的精神看成是指挥员独有的呢！李维宽他们是在亲手浪费着电，眼睁睁地看着机器在空转，他们早已痛责过自己，所以不忍心再刺伤自己的厂长。赵民哪赵民，你低估了工人，工人怎能不沉默！赵民不由得想起三、四个月前的一件事。

工资的级别早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工人的技艺了。一天，赵民走进了六车间，看见了李维宽正在操作，他问道：“你怎么调出了轧板车间？”“我怕长工资时‘家拿大’给我小鞋穿。”没等赵民再说，李维宽急着问道：“厂长，我是二级钳工，若是我的技术水平远远超过三级工怎么办？”赵民对李维宽不了解，听“家拿大”多次汇报过：“调皮、捣